

现代名家小集

鸟命

许地山 著



广州出版社

现代名家小集

鸟 命 命

许地山 著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宋名辉

现代名家小集·许地山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56 印张 插页 120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592—315—9/I·100

定价(全八册):72.00 元

凡 例

- 一 我们这里的“现代”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法，“现代”指的是1919—1949这段历史时期，我们选取的鲁迅、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许地山、张爱玲、庐隐、萧红八位“现代名家”，主要活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舞台上。虽然到了世纪末，他们依然如闪烁在天边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仍是今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
- 一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七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16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选入小说、散文、诗作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 一 我们选取鲁迅等八位名家，并非要给现代名家排座次，座次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不敢妄断。读者也许看得出来，从文学成就和现实影响来说，这八位显然不属于一个“量级”，况且，在现代名家中，还有几位堪称“大师”者并未入选。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们还拟续选续出。之

所以要选这八位，是为了力求照顾到不同的风格，以及把在当时名噪一时而今人却并不太熟悉的现代名家介绍给广大读者朋友。此外，还有选编者的偏爱等因素，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 一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小集”，各个分册自然就是“某某小集”，但我们却借用书中的一个篇名来做书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 一 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作者小识

许地山(1893—1941),原名赞堃,笔名落华生,出生于台湾的一个官宦家庭。1906年进入广州旅粤中学,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先学文学,后攻宗教哲学,1922年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均从事宗教哲学的研究。1927年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香港大学教授。由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41年8月4日病逝。

许地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著名作家,其创作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期:五四至1927年为前期,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和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1928年以后为后期,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危巢坠





简》及部分童话、杂文和剧作。许地山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使他的创作题材新颖,见解独特,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独树一帜”。(茅盾语)

许地山前期小说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婚姻和家庭问题揭示人生苦难。《商人妇》的女主人公借官资助丈夫外出谋生,可丈夫在发迹后却抛弃了她,使她受尽人间苦难。《命命鸟》里的“有情人”明敏和加陵由于家庭的阻挡成不了“眷属”,只得双双殉情。《缀网劳蛛》里的尚洁慈悲为怀,却遭到丈夫的猜忌,先是蒙受刀伤,继而被逐出家门。许地山的前期散文小品也多是围绕着人生苦难这一主题而发:人生有如狂涛激浪中的沉舟(《海》),有如被





雨水浇落地面的寒蝉(《蝉》),“生命是缺陷的苗圃,是烦恼的秧田。”(《愤》)

许地山留学回国后,看到了社会现实的真相,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他的后期小说越出了“夫妻文学”的狭隘眼界,开始把民生疾苦与政治事变结合起来。《三博士》把“洋博士”们招摇撞骗的行径讽刺得淋漓尽致,《人非人》对为生计所迫而沦为妓女的陈情表现了深深的同情,《春桃》将敢于同命运抗争、要求独立人格的春桃刻画得入木三分,《铁鱼底鳃》对社会的时弊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从艺术特色上看,许地山的小说情节不落俗套,诡谲多变。《命命鸟》里明敏梦后的顿悟,以及偕同加陵为追





求别一世界的幸福蹈湖而死,《春桃》里二男一女同居一处的尴尬场境,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尽在情理之中。如果说,许地山的小说是通过葱茏的想象力来构筑离奇的情节,从而表明作者对人生问题的思考的话,那么,他的散文则通过象征和隐喻的表现手法来表现深刻的人生哲理。许地山的散文题材广泛,形制短小,质朴醇厚,风格清淡。看似漫不经心的寥寥数语,一经咀嚼,方知意境深邃,耐人寻味。



目 录

小 说

命命鸟	1
商人妇	19
缀网劳蛛	35
三博士	55
无法投递之邮件	64
归 途	79
人非人	90
春 桃	105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	126
铁鱼底鳃	135

散 文

蝉	148
蛇	149
三 迁	150





愿	151
山 响	153
蜜蜂和农人	154
暗 途	156
海	158
难解决的问题	159
债	161
春底林野	164
藤 萝	166
美底牢狱	169
补破衣底老妇人	171
我 想	173
乡曲底狂言	175
生	178
面 具	179
落花生	180
女子的服饰	182





强 奸	187
梨 花	191
爱的痛苦	192
愚妇人	194
笑	196
别 话	197
再 会	200
桥 边	202
头 发	204
疲倦的母亲	206
处女的恐怖	207



命 命 鸟

敏明坐在席上，手里拿着一本《八大人觉经》，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东边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她不理睬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头去瞧壁上的時計，如像等什么人来的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会的法轮学校。地上满铺了日本花席，八九张矮小的几子横在两边的窗下。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当中悬着一个卍字徽章和一个時計。一进门就知那是佛教的经堂。

敏明那天来得早一点，所以屋里还没有人。她把各样功课念过几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点一刻。她用手挡住眉头，望着窗外低声地说：“这时候还不来上学，莫不是还没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学加陵。他们是七八年的老同学，年纪也是一般大。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就是新来的同学也可以瞧得出来。

“铿锵……铿锵……”一辆电车循着铁轨从北而来，驶到学校门口停了一会。一个十五六岁的美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苹果绿的丝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围着一条紫色的丝裙；脚下踏着一双芒鞋，俨然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这男子走进院里，脚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

响。那声音传到屋里，好像告诉敏明说：“加陵来了！”

敏明早已瞧见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对他说：“哼哼，加陵！请你的早安。你来得算早，现在才六点一刻咧。”加陵回答说：“你不要讥消我，我还以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芒鞋脱掉，放在门边，赤着脚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说：“昨晚上父亲给我说了好些故事，到十二点才让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点。你约我早来，到底有什么事？”敏明说：“我要向你辞行。”加陵一听这话，眼睛立刻瞪起来，显出很惊讶的模样，说：“什么？你要往那里去？”敏明红着眼眶回答说：“我的父亲说我年纪大了，书也念够了；过几天可以跟着他专心当戏子去，不必再像从前念几天唱几天那么劳碌。我现在就要退学，后天将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说：“你愿意跟他去吗？”敏明回答说：“我为什么不愿意？我家以演剧为职业是你所知道的。我父亲虽是一个很有名、很能赚钱的俳優，但这几年间他的身体渐渐软弱起来，手足有点不灵活，所以他愿意我和他一块儿排演。我在这事上很有长处，也乐得顺从他的命令。”加陵说：“那么，我对于你的意思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敏明说：“请你不必为这事纳闷。我们的离别必不能长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亲和我必要常在这里演戏。有时到乡村去，也不过三两个星期就回来。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哪里耽搁八九天。请你放心，……”

加陵听得出神，不提防外边早有五六个孩子进来。有一个顽皮的孩子跑到他们的跟前说：“请‘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对敏明说：“‘玫瑰’花里的甘露流出来咧。”——他瞧见敏明脸上有一点泪痕，所以这样说。西边一个孩子接着说：“对呀！怪不得‘蜜蜂’舍不得离开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

被敏明拦住。她说：“别和他们胡闹。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罢。”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说：“我想你不久也得转入高等学校，盼望你在念书的时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时候要记念我。”加陵说：“我决不会把你忘了。你若是过十天不回来，或者我会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说：“不必如此。我过几天准能回来。”

说的时候，一位三十多岁的教师由南边的门进来。孩子们都起立向他行礼。教师蹲在席上，回头向加陵说：“加陵，昙摩婢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现在六点半了，你快去罢。”加陵听了这话，立刻走到门边，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随手拿了一把油伞就要出门。教师对他说：“九点钟就得回来。”加陵答应一声就去了。

加陵回来，敏明已经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里很是难过，脸上却不露出什么不安的颜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书。晌午的时候，那位教师说：“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给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谢过教师，一面检点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里，他父亲婆多瓦底正在屋里嚼槟榔。一见加陵进来，忙把沫红唾出，问道：“下午放假么？”加陵说：“不是。是先生给我的假。因为早晨我跟昙摩婢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说我太累，所以给我半天假。”他父亲说：“哦，昙摩婢在道上曾告诉你什么事情没有？”加陵答道：“他告诉我说：我的毕业期间快到了，他愿意我跟他当和尚去。他又说：这意思已经向父亲提过了。父亲啊，他实在向你提过这话么？”婆多瓦底说：“不错，他曾向我提过。我也很愿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样打算？”加陵说：“我现时有点不愿意。再过十五六年，或者能够从他。我想再入高等学校念书，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点西洋的

学问。”他父亲诧异说：“西洋的学问！啊！我的儿，你想差了。西洋的学问不是好东西，是毒药哟。你若是有了那种学问，你就要藐视佛法了。你试瞧瞧在这里的西洋人，多半是干些杀人的勾当，做些损人利己的买卖，和开些诽谤佛法的学校。什么圣保罗因斯提丢啦，圣约翰海斯苦尔啦，没有一间不是诽谤佛法的。我说你要求西洋的学问会发生危险就在这里。”加陵说：“诽谤与否，在乎自己，并不在乎外人的煽惑。若是父亲许我入圣约翰海斯苦尔，我准保能持守得住，不会受他们的诱惑。”婆多瓦底说：“我是很爱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没有什么妨害，我一定允许你。要记得昨晚上我和你说的话。我一想起当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缅甸王尊号）提婆的事，就不由得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的是他们在蛮得勒将白象主掳去；又在瑞大光塔设驻防营。瑞大光塔是我们的圣地，他们竟然叫些行凶的人在那里住，岂不是把我们的戒律打破了吗？……我盼望你不要入他们的学校，还是清清净净去当沙门。一则可以为白象主忏悔；二则可以为你的父母积福；三则为你将来往生极乐的预备。出家能得这几种好处，总比西洋的学问强得多。”加陵说：“出家修行，我也很愿意。但无论如何，现在决不能办。不如一面入学，一面跟着昙摩婢学些经典。”婆多瓦底知道劝不过来，就说：“你既是决意要入别的学校，我也无可奈何。我很喜欢你跟昙摩婢学习经典。你毕业后就转入仰光高等学校罢，那学校对于缅甸的风俗比较的保存一点。”加陵说：“那么，我明天就去告诉昙摩婢和法轮学校的教师。”婆多瓦底说：“也好。今天的天气很清爽，下午你又没有功课，不如在午饭后一块儿到湖里逛逛。你就叫他们开饭罢。”婆多瓦底说完就进卧房换衣服去了。

原来加陵住的地方离绿绮湖不远。绿绮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园。缅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绿绮”的名字是英国人替他起的。湖边满是热带植物。那些树木的颜色、形态，都是很漂亮、很奇异。湖西远远望见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衬着湖边的椰树、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边，后面有几个宫女持着羽葆随着她一样。此外好的景致，随处都是。不论什么人，一到那里，心中的忧郁立刻消灭。加陵那天和父亲到那里去，能得许多愉快是不消说的。

过了三个月，加陵已经入了仰光高等学校。他在学校里常常思念他最爱的朋友敏明。但敏明自从那天早晨一别，老是没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进门仆人就递封信给他。拆开看时，却是敏明的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来，他等不得见父亲的面，翻身出门，直向敏明家里奔来。

敏明的家还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仆玛弥见他推门进来，忙上前迎他说：“加陵君，许久不见啊！我们姑娘前天才回来的。你来得正好，待我进去告诉她。”她说完这话就速速进里边去，大声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来找你呢。快下来罢。”加陵在后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厅门，敏明已迎出来。

敏明含笑对加陵说：“谁教你来的呢？这三个月不见你的信，大概因为功课忙的原故罢。”加陵说：“不错，我已经入了高等学校，每天下午还要到昙摩婢那里。……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写信给你。因为我抓起笔来，就没了主意，不晓得要写什么才能叫你觉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里头。我想你这几个月没有信给我，也许是和我一样地犯了这种毛病。”敏明说：“你猜的不错。你许久不到我屋里了，现在请你和我上去坐